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七回 老夫人訴說祖父冤 小羅通統兵為元帥

詩曰：興唐老将向傳名，世襲公侯啟後昆，
比武教場誰不勇，龍爭虎鬥盡稱能。

那番驚動了蘇家長子蘇麟，把大砍刀一起，衝過馬來，喝聲：「段兄弟，元帥應該我做，你還年輕，休奪為兄帥印。」段林說：「英雄出在少年，什麼叫年輕，照我的槍罷。」唰一槍兜著咽喉刺進來。蘇麟說：「來得好！」

把大砍刀噶啷一聲響，鉤在旁首，舉轉刀來，望段林一刀砍過去。段林把槍架開，二人不及三合，被蘇麟劈面門一刀斬過來，段林招架不及，只得把頭偏得一偏，刀尖在肩膀上著了槍，喊聲：「阿唷！好小狗頭，你敢傷我。」

蘇麟說：「兄弟得罪你的，退下去。」段林只得閃在旁首。蘇公子上前叫聲：「老伯父，帥印拿來與小姪。」只聽得又有英雄出來說：「呔！帥印留下，等為兄的來取。」蘇麟回頭一看，原來是秦元帥之子秦懷玉。蘇麟哈哈大笑說「你槍法未高，說甚無帥。」秦懷玉道：「與你比試便了。」把手中紫金槍串一串，望蘇麟照面門嗖的一槍挑進來。蘇麟把刀架在旁首，馬打交鋒過去，絲韁兜轉回來，蘇麟回首一刀，望懷玉頂樑上砍下來，懷玉把紫金槍攔在一邊，二人殺得九合，不分勝敗。正是：棋逢敵手無高下，將遇良材一樣能。

正戰個平交，這蘇麟手中刀，上使雪花蟠頂，下砍龍虎相爭，左邊風雲齊起，右邊獨角成龍。那一刀劈開雲霧漫，這一刀堵下鬼神驚，跨馬刀刀光閃電，連三刀刀耀飛雲。好刀法！懷玉那裡懼你，把手中槍緊一緊梅花片片，串一串槍法齊生，慢一慢槍光蔽日，案一案天地皆驚。好槍法，二人不分高下，大戰教場，我且不表。還有那羅公子不到，他被羅安設個暗房之計，阻在房中，到底年紀還輕，不知細情，還在房中睡著。那個羅通公子在床榻上翻身轉來，望外一看，原來烏黑赤暗如此，說：「這也奇了，為什麼今夜覺得這等夜長？睡了七八覺，還未天明，不免再睡一覺。」羅通安心熟睡，只聽遠遠鼓炮之聲，有那些百姓在羅府門前經過說：「哥哥慢走，兄弟與你同去看比武。」羅通睡夢中聽得仔細，連忙床上坐起身來，聽一聽看，只聽隱隱戰鼓發似雷聲，急得羅通心慌意亂，說：「不好了，為何半夜就在那裡比武，我還困憊在此睡覺，只怕此刻元帥必然定下了。」連忙穿了大紅褲褲，披了白綾跨馬衣，統了一雙烏緞靴，走到門首，把門落下，扳一扳房門，外面卻被羅安鎖在那裡，動也不動。羅通著了忙，雙手用力一扯，括喇一聲響，把一扇門連上下門楹多扳脫了。望旁首一擦跨出門來，說：「阿唷！完了。日頭正午時了。」那曉他們設此暗房之計，多用這些被單氈裘，衣服布絹，把那些門縫窗櫺，多閉塞滿了。所以烏暗不透亮光的。這番氣得羅通面上變色，說：

「好阿！你們這班狗頭，少不得死在後面。」說了一句，望外面走了。牽過一騎小白龍駒，跨上雕鞍，把銀繡梅花槍拿在手中，好看得緊，也不包巾紮額，禿了這個頭，也不洗臉，出了兩扇大門，催開坐下馬，竟望教場中去了。羅安進內稟道：「夫人，公子爺去了。」竇氏夫人說：「羅門不幸，生了這樣畜生；不從母訓，身喪外邦，由他去罷。」

不表羅府之言，單講羅通來到教場中，見秦懷玉勝了蘇麟，正在那裡要掛帥印。羅通大叫：「秦家哥哥，留下元帥來與小弟做罷。」程咬金在台上一看，原來是羅通，說：「這小畜生又知道了。」秦懷玉笑道：「兄弟，為兄年長，應該為帥；你尚年輕，曉得什麼來。」羅通道：「哥哥，兄弟雖則年紀輕，槍法比你利害些，就是點三軍，分隊伍，掌兵權，用兵之法，兄弟皆通，自然讓我為帥。」秦懷玉說：「不必逞能，放馬過來，當場與你比武，勝得為兄的槍就讓你。」羅通攢竹梅花槍，緊一緊，直取懷玉，懷玉手中槍急架相還，二人戰了四合，秦懷玉槍法雖精，到底還遜羅家槍幾分，只得開口叫聲：「兄弟讓了你罷。」羅通大悅，說：「諸位哥哥們，有不服者快來比武。若無人出馬，小弟就要掛帥印了。」連叫數聲，無人答應。羅通上前叫聲：「老伯父，小姪要掛帥印。」程咬金說：「你看看自己身上，衣服不曾整齊，像什麼樣，須要結束裝扮，好掛帥印。家將過來，取衣冠與公子爺裝束。」那家將答應，忙與羅公子通身打扮好了，就在當場掛帥印。殿下李治親遞三杯御酒，說道：「御弟，領兵前去，一路上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救了父王龍駕回來，得勝班師，其功非小。」羅通謝恩。這一首程咬金說：「殿下千歲，救兵如救火。速降旨意，命各府爵王明日教場點起人馬，連日連夜走往番邦，救陛下龍駕要緊。」殿下道：「老王伯，這個自然。」李治上殿下就降旨意，這些各府公子爺回家，多要整備盔甲。魏徵保住殿下，回到金鑾殿不必表。

單表羅通威威武武，回到家中，下了雕鞍，進入中堂說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奪了元帥，明日就掌兵權，要起大隊人馬前去破虜平番了。」夫人大怒說：「呔！好不孝的畜生，做娘昨日怎麼樣對你說，你全然不聽做娘的教訓，必要前去奪什麼元帥，稱什麼英雄。自古說強中更有強中手，北番那些番狗，多是能征慣戰，你年輕力小，幹得什麼事！我且問你，你祖父、父親，為甚而死的？」羅通說：「阿呀！孩兒年幼，未知我祖父父親怎樣死的。」夫人大哭，叫聲：「我兒，你祖父、父親這樣英雄，多死於非命，也是為國捐軀的。」羅通大哭說道：「母親，我祖父、父親死在何人之手，遭甚慘亡？」

夫人大哭道：「阿呀，我兒！你若不領兵前去，做娘對你說明，後來好泄此恨；若要前去破關救駕，只恐畫龍不成，反類其犬，為娘到也難對你說明。」

羅通說：「阿呀，母親又來了。為人子者理當與父報仇，母親說與孩兒知道，此番領兵前去，先報父仇，後去救駕。」夫人說：「兒阿，你既肯與父報仇，不消問我。」羅通道：「母親叫孩兒問那一個？」竇氏說：「你明日興兵往北番，須問魯國公程老伯父，就知明白。報仇不報仇也由你。」羅通說：「母親，孩兒問了程伯父，不取仇人首級前來見母親，也算孩兒真不孝了。」其夜羅通心中納悶。到五更大，有各府公子爺，多是戎裝披掛，結束齊整，齊到教場中聽令。羅通頭帶鬃龍束髮亮銀冠，雙尾高挑，身披鎖子銀絲鎧，背插四面顯龍旗，上了小白龍駒，手提攢竹梅花槍，後邊一面大纛旗，上書「二路定北大元帥羅」，好不威風。來到教場，諸將上前打拱已畢，點清了三十萬大隊人馬，羅通命蘇麟、蘇鳳二弟兄先解糧草而行；程鐵牛領了三千人馬為前部先鋒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；後面羅通祭旗過了，放炮三聲，擺齊隊伍，眾小爵主保住了元帥羅通、程咬金老千歲，一同望北番大路而行。只見：

旗旌隊隊日華明，劍戟層層亮似銀。

英雄盡似天神將，統領貔貅隊伍分。

這三十萬人馬，望河北幽州大路而進，不覺天色已晚，元帥吩咐安下營寨，與程老伯父在中營飲酒。忽想起家內母親之言，連忙問道：「老伯父，小姪有一句話要問伯父。」咬金說：「賢姪要問我什麼事？」羅通道：「老伯父，我姪兒年幼，當初不曾知道我父親怎樣死的，到今朝考了二路定北元帥，要去救父王龍駕，母親方位淚對我講說，祖父、父親，多是為國身亡，死於非命。那時我問死於何人之手，待孩兒好去報仇。誰知我母親不肯對我說明，叫我來問伯父就知明白。故此小姪今夜告知伯父，望伯父說明，我好與父報仇。」咬金聽說，頃刻淚如雨下說：「嚇，原來如此，好難得姪兒有此孝心，思想與父報仇，這是難得的。說也慘然，可憐你祖父、父親，多遭慘死。」羅通大氣說：「伯父！我父親喪在那個仇人之手，快對小姪說明。」

咬金噙住喉嚨，紛紛下淚，說不出來了，叫聲：「姪兒休要悲啼，你既有此心，今夜且不要講，且破了番兵，然後對你說明。」羅通道：「伯父，為什麼呢？」咬金說：「姪兒，你今第一遭為帥出兵，萬事盡要丟開，必須尋些快樂才好，若如此煩惱悲傷，恐出兵不利。」羅能道：「是。待小姪進了北番關寨，對我說便了。」其夜一宵過了，明日清晨發炮抬營，過了河北一帶地方，竟望雁門關去，非一天之事，我且不必表他。

單講羅府中還有一位二公子，年方九歲，力大無窮，生來唇紅面白，鳳眉秀眼，還是一個小孩童。有兩柄銀錘，到使得來神出鬼沒，人盡道他是裴元慶轉世，卻是羅安老人家親生的。竇氏夫人見他英雄，過繼為二公子，取名羅仁，待他勝似親生一般。弟兄

情投意合，極聽母親教訓。若說他本事利害不過，各府的公子沒有一個及得他來，要往外邊闖禍，做個小無賴，百姓會齊了多到羅府中叫冤，所以夫人將二公子禁鎖書房，不許出門闖禍。若說這位公子鎖得他住？因母親之法，不敢倔強，憑你大人的胡桃鏈，也有本事拿將來裂斷了。鎖在書房一月有餘，這一日來了兩個丫環，一個執壺，一個拿了一盤點心，送來與公子吃。

羅仁公子笑嘻嘻說道：「丫環，我要問你，這兩天哥哥不進來望望我，卻是為何？」丫環說：「公子，你難道不知道麼，前日萬歲爺平番，被困木陽城，程老千歲到來討救，要各府公子教場比武，考取二路元帥，公子爺考了二路元帥，前去救駕，所大公子爺領兵定北去了，不在家中，故此不進書房探望。」羅仁說：「他幾時去的？」丫環說：「有三天了。」羅仁說：「何不早報我得知，我最喜殺番狗的，拿了點心去。」立起身，把項中鏈子裂斷了，拿了兩柄銀錘往外就走。丫環慌忙叫道：「公子爺那裡去？去不得的，夫人要打的。」羅仁那裡肯聽，出了門去了。兩個丫環連忙進來說：「夫人，不好了，二公子聞了大公子領兵定北，也要去殺番狗，拿了錘一徑去了。」

夫人聽見大罵道：「你兩上賤婢，誰要你們多舌去講，如今怎麼樣？外邊快叫羅德、羅春、羅丕，去尋他轉來。」丫環應道：「是，曉得。」連忙到外邊傳話。幾個家將隨即出門，四下去尋，且慢表。

再講那公子羅仁，長安中走慣的，到也認得，出了光泰門，就不認得路了。在那裡東也觀，西也望，來往的人多是認得羅府二公子的，開言問：「二公子，你要往那裡去？」羅仁說：「我要去殺番狗，你們可是番狗麼？吃我一錘。」眾人說：「噯、噯，二公子，我們不是番狗。」羅仁道：「既如此，番狗在那裡？」眾人說：「北番的番人路遠哩，你小小年紀，怎生去得。」

正講之間，後面四個家將趕上來，叫聲：「二公子，夫人大怒，道你不聽母訓，私自出來，要打在那裡，快些回去。」羅仁說：「你們要死呢要活？」

四個家將道：「公子又來倔強了，夫人叫我來尋你的，死活便什麼樣？」羅仁說：「要死你們領我回家去，要活你們同我到哥哥那裡去。」四個家人到有些推脫，猶恐他認真打一錘來，只得說道：「公子就要到哥那裡去，也要同我回家，辭別了夫人，發些盤纏，行李也是要的。」羅仁說：「既如此，你們去拿了來，代我向母親面前說一聲，我來這裡等你們。」家將說：「公子同去的是。」羅仁說：「我若回家，母親阻住，不容來的。」家將道：「如此公子不要走開了。」羅仁說：「不走開的，我在這裡等。」四個家將連忙進城，來到府中說：「稟上夫人，公子不肯回來，要往哥哥那邊去，使我們回來說與夫人知道，要些盤纏同上北番。」夫人說道：「這小畜生，也這樣倔強。也罷，羅安你們帶些盤纏，領了這小畜生隨便那裡走這麼兩三天，只說道尋不見哥哥，回去罷。帶他回來便了。」羅安道：「曉得。」拿了盤纏，來到城外，二公子見了說：「羅安你們來了麼，可對母親說麼？」羅安說：「夫人到肯發盤纏，叫我們小心伏侍二公子前去。」羅仁大喜說：「好母親，快些領我去尋哥哥。」家將說：「倘然尋不見大公子，要回家的。」羅仁年紀雖輕，到也乖巧，說：「羅安，著你們身上尋還哥哥，若五六天不見，管叫你四人性命難保。」家將聽說，心中想道：「看來到要同他尋著的了。」

不表羅仁在路之事，再講先鋒程鐵牛，領了三千人馬，出了雁門關，前面有座高山，名曰磨盤山。只聽得山上一聲鑼響，程鐵牛坐在馬上說：「前面高山上有鑼聲，必有草寇下來，爾等須要小心。」說聲未了，山上數千嘍囉，下山來了。衝出一個大王，年紀還輕，十分兇惡，漆臉烏眉，怪眼獅口，身穿紅銅甲，熟鐵盔，騎一匹斑豹馬，手揣著兩柄混鐵解花斧，化落落衝下山來，大叫一聲：「打我前山過，十個頭兒留九個，若還沒有買路錢，叫你插翅難飛過。快快留下買路錢來，放你過去。」程鐵牛一見暗笑，大膽的狗強盜，怎麼天兵到來，也要買路錢的。把斧一起，衝上前來喝聲：「狗強盜，你敢是吃獅子心、大蟲膽的麼？天兵到此，還不投服。」大王道：「呔！什麼天兵不天兵，我大王這裡，就是大唐天子打從此山經過，也要買路錢的。快快留下，不若要取你命了。」鐵牛大怒說：「我把你這該死的狗強盜，還不好好下馬歸服了，同公子爺前去掃北平番就罷。若有半句推辭，惱了小爵主，殺上山來，把你們巢穴要剷個乾乾淨淨。」俞游德大怒說：「照斧罷！」

直望程鐵牛面門上剷下來了。鐵牛說聲：「好！」把開山斧喝啣架開，交鋒過去，圈轉馬來，還轉一斧。二人大戰在磨盤山下，殺個平交。俞游德慣用腳踏弩，練得希熟的，卻把一張弩弓放在馬鐙子上，若逢驍勇之將，戰他不過，只要把腳板一鉤，發出箭來，要中那裡就是那裡，再不歪偏的。程鐵牛那裡知道，只顧上面兵器，不顧下面，戰到二十回合，俞游德就發箭了，把腳板一鉤，一箭骨上望程鐵牛面門上射來，程鐵牛叫聲不好，把頭一偏，正中橫腮骨，直透耳朵根，去了一大片，血流滿面，帶轉馬頭，望後好走哩。

俞游德大笑道：「要打我山前過，必要買路錢，怕你飛了不成。大王爺守在此。」

不表俞游德阻住磨盤山，單講程鐵牛退走不上二三十里，大隊人馬來了，元帥羅通在馬上大驚說：「老伯父，先鋒該當開路，為何反退轉來？」程咬說：「不知。這小畜生，想必有利害強盜擋路也未可知，待他到來，問個明白就知。」正是：憑君驍勇多能將，難避強徒腳踏弓。